

醫學辨害



醫學辨害

貞函



二十二



醫自欲無病論第八

夫上師三皇下友群賢三墳五典歷代諸書咸
明而得其道是醫之太道也上壽君長下拯黔
首朝廷市井幽崖窮谷咸康而成其業是醫之
太業也古得此太道成此太業謂之太醫又謂
之儒醫是以盡心於儒學博涉千載籍夜以繼
日暫無間斷格物致知之後又盡心於醫學其
理玄微其事衆多非贊美不能曉之非年富不
能終之非無病不能動之不能動則易廢故世

非無質美年富之人未嘗聞有病而得此大道也若無病之人久勤而有得其本深而無盡不之成此大業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之謂也若不久以爲有得其本不深而易乏一旦炫於時的然而日亡孟子曰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此之謂也予親業醫三十餘年舊不能得大道唯有志成太業故不擇貴賤貧富不問

遠近平險不厭寒暑不避風雨無不往而應求
應則無不盡力夏秋之間必多病者往南北人
怨遲往北南人亦怨一人之身欲塞其怨再
過予門而不入除害之志頗似太禹唯有智功
大小而已夫如此太任縱雖得大道有病者何
以有能爲業乎凡欲拯人先當全己己是本也
人是末也天下古今事物之理未有其先末後
本而成也故孔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予醫道
亦然先自欲無病王元福曰近足自衛遠可
入是知所先後者也若初有病者不當必學
大道太業何以有庶幾乎今世有病者其父多
爲醫曰能知醫道先有治已病是大誤也遂不
能勤半途而廢縱雖不廢未及能知是卽多庸
醫之一端也今醫亦有能教人而多不能衛已
身故反而生病且不能治之是不知爲本豈非
大恥乎俗談云或人詰醫有病曰爾不能衛身

何以益于人テカアルヤト也醫曰不幸而患大病連年得克クハ免死是吾藥功所致也何以不益于人乎ルヲラ吁ア此遁辭可悲又可笑是非不幸為自所未求矣レ
經曰人一呼脉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定息スニ
脉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スニ
以不病調病人テ醫不病故為病人平息以調之ハ
為法蓋醫察病有四知切脉而知為要所謂微スト
妙在脉不可不察是也故古不病之醫自平息ハ
以調病人脉動為法則有病則息亂亂則不能テ



平欲調而失法則微妙不能得之是誠可謂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若有病而煩勞心志耳
口鼻亦不能平四知共失法則豈止不能切
乎肉經謂要而包其餘然則醫自欲無病矣

醫不當嗜酒論第九

夫酒性味辛熱過則動火狂惑心志謬迷肢體
沉湎無度必以及亂古名謂之酒悖今名謂之
醉狂輕則致疾敗行重則殺人害已太禹疏儀
狄周公著酒誥是卽所以惠其有酒悖也醫教

入者已_レ有_レ及_レ亂可_レ謂_二先聖之罪人_一矣內經曰持
脉有_レ道虛靜爲保又曰診有_レ大方坐起有_レ常
入有_レ行以_レ轉神明必清必淨如此丁寧反覆之
辭所以欲使醫能切脉也凡醫嗜酒者雖無其
及亂不能無心手躁動氣息促迫之害安有得
虛靜爲保必清必淨之旨乎然則有_レ長學達道
之醫嗜酒者予_レ以爲違_二內經_一矣若欲能察病當
相兼四知無兼則必有誤有誤則多殺人狂惑
心志者非止無切脉其餘望聞問亦無不_レ忽略

甚則有曰吾素嗜酒不醉不能切脉察病此言
出於醉狂悲哉其妄殺人也世人有畏者又
不畏者畏者重命而無求之不畏者置酒而
之嘉穀美味以勸醉乘興則沉湎及亂其爲
子兄弟臨危而無顧之故他人頻請而不至
術如倉廩誰爲用哉予間見其醫益嗜而無
止變成真狂疾世人無獨問連年經驗之功
寥寥乎至無跡矣先哲最戒酒於病人讀本
草者無不知之雖然已素所嗜戒之於人難
能或反而有

許曰微用則不爲害因循自微至大積累之後
致傷其病得愈又發而況未全愈乎一士人患
下血眩暈腹脹少食其色萎黃傷身不出血每
年發止二三次久不愈而請予治往診其脉洪
而帶數曰病不愈因不禁酒必欲服藥一滴莫
飲便與清藏湯加天麻陳皮半月而下血全止
更與滋陰健脾湯二月而諸證漸愈唯有色不
如舊耳士人休藥彌固禁酒四年無發色亦如
舊一日訪友值有飲宴衆人勸酒辭而無飲坐

有一醫曰少飲則和血行氣失血之後爲空用
故不能已飲四五盃爾來加盃至多下血大發
倍初又請用予治自吐露其過予曰無病之人
少飲則爲宜未知失血之後爲宜也仍與藥十
日不能得微効必知其難愈使病家更醫後頻
更七八人腹脹喘滿肢體浮腫飲食共絕而死
矣又一七人患心痛年久不愈或發或止平生
嗜酒過則彌痛衆醫無効請用予藥往診其脉
沉緊而數曰此痛非有他所因酒熱鬱胃脘而

所致前醫當用對病之藥不能得効尚嗜酒故
也苟欲平復當禁止酒否則予亦不能得効病
者誓曰必當禁止便與以清熱解鬱湯數手之
病月餘而愈明年孟夏心痛大發半時而吐血
一升許病家倉遑又使人來往診其脉沉瀯而
數曰是酒熱鬱胃脘熱毒傷血而如此傍人可
許不可有隱乃翁曰一醫語云枳椇能解酒毒
吾欲飲之時先啖二三箇未嘗爲傷醉亦易醒
病者恃此枳椇頃日又嗜如舊昨夜有客共得

沉醉故今日嬰此患子所察誠爲明予曰朱子
所謂傷於所恃是也遂與以犀角地黃湯加大
門冬山梔子阿膠五日之後又心痛吐血乃翁
強請加減固辭而不得應其後頻頻更醫又大
吐血而死矣又一士人灸三里翌朝灸穴大出
血外科貼藥其夕得止氣體如常毫無所苦六
日之後過隣賜飯畏復出血而無飲酒坐上
有醫曰灸穴出血卽因不和酒是和血何爲畏哉
故從醫言強飲數行夜來歸家復大出血未醫

服藥且致外治時止時出月餘而愈血氣未實
形肉未生病家請用予治往診其脉虛澀便與
補榮湯十日而無効遂休予藥又更數醫及而
生變證遍身發黃腫酉刻至天明如小兒雀目
飲食既絕七八日而死矣又一僧自舊嗜酒患
怔忡不寐發熱盜汗太便不調飲食無味予往
應其求曰唯宜禁酒與歸脾湯二十餘日諸證
稍輕而未能寐數日之後變發痢病裏急後重
腹痛膿血至厠晝夜四十餘行予往診脉洪弦

而數日固禁酒也歟僧曰一醫來云吾亦難寐
醉則能寐微醉就枕不敢致傷故自流所嗜四
五日爲過予曰吾子所患是本因心脾共虛脾
虛則失運化酒毒積滯腸胃變發此病不亦宜
乎汪穎曰人知戒早飲而不知夜飲更甚既醉
既飽睡而就枕熱擁傷心傷目夜氣收斂酒以
發之亂其清明勞其脾胃由此觀之夜飲可戒
心脾共虛最可禁止今陷僧於危又使予太息
彼醫所以不知汪氏之言也仍與芍藥湯加葛

根非唯無効^ヲ反而重^ス勢三日之後慙歎^ニ辭藥更^ラ
醫數人皆無得効^ク飲食漸絕羸瘦至骨二十餘
日而死矣又一商人患咳嗽喘滿煩渴引飲胸
膈微痛孟冬至臘月更醫四五人綿延不能愈
時求予治療往診脉狀虛浮而數是爲肺虛火
乘之病欲擊其惰歸與以九仙散商人曰吾嗜
酒二十餘年食頃不醉冬難耐寒他時不然病
中彌然前醫固禁是苦于病子有許一二三盞也
不予曰凡病皆當禁酒吾子所患最宜禁必生